

# 故乡在秋天发出请柬

李 晓

驱车在盘山公路上,满山的簌簌落叶,如金黄棉被盖满了山路。这纷飞的落叶中,也有故乡在秋天向我发出的一张请柬。

如果把我的故乡像盆景一样浓缩,那么,可以把一座叫做马耳坡的山梁称为我精神的产床。

故乡最美的秋天,就是从马耳坡开始的。起初,是风吹树叶哗啦啦响,高大的灌木绵延在山冈;白露过后,早已层林尽染,一些树就开始落叶了。一些野花已经开了,为我少年的梦想而开,在风中摇曳摆摆,我只能用目光抚慰。母亲从草从里抱出一个滚动着露水的老南瓜,多年以后,我还想起那老南瓜的样子,亲人一样安详。爷爷在山梁上栽下的柿子树,柿子已经熟透了,在金黄得发亮的叶子之间,一串一串,沉甸甸地在枝丫间闪烁。我在山梁上的风里,吃着比蜂蜜还甜的柿子,捡起地上一片柿子叶,可以清清楚楚看见树叶间的茎脉,像人的血管脉络一样。这样的叶子,在山梁上遍地都是。秋天的风刮得更大了,我有时

在山梁上若有若无地想着少年的心事,望着这铺满落叶的金色地毯。疲倦了,就在这落叶覆盖的地上睡一觉,直到风把我喊醒。

马耳坡下的层层稻田,刚刚完成一次收割。除去稻谷的稻草,还码在稻田里。我的乡人们,在稻田里燃起稻草。他们说,这稻田啊,像产妇一样,也需要营养补给,燃烧过后的灰烬,就是土里的有机肥了。秋风里,长烟飘散在空中。我总觉得,蓝色天空中那些棉花一样的白云,就是故乡这些稻草腾起的烟雾化成的。

我在马耳坡上眺望故乡的大地,突然感觉,它在秋天里陷入了一片寂静。经历了春天的烂漫妖娆,夏天的热烈蓬勃,大地,在秋天和秋水一样澄静。

秋雨滴答的山梁上,我那些披蓑戴笠的乡亲,正扛着锄头在堰沟里清着淤泥,他们要把这些雨水引到池塘里去,水是庄稼的命脉啊。秋雨里,农人们稍稍有了闲,妇女们开始做入冬的鞋垫。雨雾中,炊烟的气息飘过来,不知是哪家炖腊猪蹄的诱人香味,害得我和王老二在青苔覆盖瓦梁的土屋

里口水连连。一场下透了的秋雨过后,像被奶水一样哺育过的土地,已经等不及了,我的乡人们,纷纷扛起锄头,走上山梁,开始新翻泥土,淘出沟、挖成行,再把种子播进土里。风吹过来,全是泥土新翻过后的湿润气息。而乡下孩子们,就在山梁上捉草从里蹦跳的昆虫,偶尔听见父母在地里扯开嗓子喊:“三娃子,过来呀。”原来,是在地里挖到蚯蚓了。孩子们把蚯蚓捉去,给那些在池塘边坐着钓鱼的老人当鱼饵。

在故乡愈来愈浓重的秋色里,我看见了亲人们的慈祥面容,他们朝我缓缓走来,张开双臂,搂我入怀,嘱咐我安静,安静。

进城以后,每到秋天,我还是一趟一趟回到故乡去。我总觉得,在秋天里回到故乡,就像秋蝉一样,没了夸张的噪声,它要安静地入土了。秋天的蝉也叫寒蝉,寒蝉就像寒士一样: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”

我在秋天归隐到故乡去,就是一片叶子落到了它的根部。我还有一个理想,等我不再为吃饭发愁,我还要给我小小的故乡,写下一个小传,通过我的人工呼吸,让我的亲人们全部复活。我可以,把我的一生,都给你——故乡。

所以,请允许我在秋天,与故乡的秋色同在。这秋色,雨水一样,空气一样,浸染了我中年以后的人生。

# 云山蝴蝶花

黄三丛

日前我游云山,为山上一种小花深深迷恋着,品尝不够。

这种花以云山堂一带的路边、坡地居多。放眼望去,树阴下,绿茵中,似繁星闪烁,如玉斑斑,层层叠叠铺陈开去,姹紫嫣红,灿烂耀眼。时近深秋,漫山遍野的植被大多已经褪去铅华,野菊还在蓓蕾中孕育,苍翠而略嫌深沉的山色中,忽然邂逅这一明丽的景观,叫人倍觉柔肠悠然而。

我停住脚步,蹲在花丛边,与这娇艳的精灵零距离接触。我首先惊诧于她的粉嫩红润,艳似桃花,却比桃花开得大方、热烈,更比桃花情趣高雅。那盛开的四片花瓣对开互生,仿佛蝴蝶展开的翅膀。那细长的花蕊就是蝴蝶的肢节,粉嘟嘟的有点弱不禁风的媚态,却有缕缕淡淡的清香幽然扑鼻。尤其别开生面的是花瓣背面,竟然环绕着一圈圈细密的波浪线纹痕,酷似蝴蝶的花饰。那同样有波纹的花萼呈喇叭状,却微微弯曲,洁白素雅。花萼的底端还长出酱紫色的细柄,嫩嫩的,样子像有些麦克风尾端伸出的遥感天线。那花朵并不是被细柄托着,而是由母体枝头长出一根细长的茎秆,从半腰托着她演绎风流。微风中,一杆杆花朵摇曳,一片片花瓣颤动,宛如一只只粉红色的蝴蝶探着触须,在花丛中翻飞,争奇斗艳。凝眸中,何尝不是一群裙裾飘洒的女郎在翩翩起舞?

舞?

我被那花儿们尤物般的风姿陶然入迷,也为她们的身世感叹。那绽放出色香俱佳花蕾的母体,并不是风流倜傥的桃李梅桂,也不是名门望族的牡丹玫瑰,竟是藏在深山人不识的普通草本。植株的主干拇指粗细,枝杈贴地丛生,高不过膝;叶片呈椭圆形,像桃树叶却宽阔些,边缘呈锯齿状,脉络分明,叶面有细密的绒毛,一看就显出土生土长的质朴来,粗狂而随意。是的,尤其随意,无论贫瘠的红砂地,抑或万类争荣的草滩树丛,只要有其插足的地方,沾点湿润气息,就能聚族繁衍,蓬勃生长。

我于花草方面的知识向来孤陋寡闻,却根据这花的形状,就以为是人们所说的蝴蝶花。但是搜索百度,原来不是,蝴蝶花与云山这种花虽然茎秆枝叶和花瓣有相似处,可前者花期在四五月份,云山这花要迟开近半年,堪称大器晚成,估计不是同宗。我正想打电话向熟悉云山花木的友人请教,却又作罢:名分真的就那么重要吗?有一首诗说,我们有时为一朵云垂泪,有时为一朵花低眉。只要我的主“花”公质地高洁,艳丽芬芳,招人爱慕倾倒,令我俯首低眉,即使门楣不高,即使名不见经传,却又何妨?也许她早就有名字,只是我不知道而已。或者我干脆就叫她云山蝴蝶花!事物的名讳原本就是根据他们的某些赋性,一传十,十传百地叫开的。说不定我这一叫,还能碰上点创新的殊荣呢。



《秋日梯田》

易江波 摄

## 长篇连载

# 灰色丛林

周晓波



李灵芝一点也没在意,始终面带微笑。同学们也发现了郑娟秀的疏漏,不断地小声地提示她,郑娟秀装着没听见。体育老师发了言,郑娟秀说:“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班主任老师发言。”王敏之接过郑娟秀的话说:“对,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副班主任李灵芝老师发言。”暴雨般的掌声响了起来,郑娟秀稍微一愣,也跟着鼓掌。

“谢谢大家!”李灵芝站起来向同学们鞠了一躬,“我没什么好说的,给大家唱首歌吧。”

走近你,悄悄走近你  
走近你,带着情和意  
走近你,我是多么神奇

走近你,太阳就升起  
走近我,我在呼唤你  
我的心,彻夜等着你  
走近我,道声谢谢你  
我的心,四季不孤寂  
王敏之站起来喊道:“李老师唱得好不好?”

“好——”  
“再来一个要不要——”  
“要……”

掌声、喝彩声响彻云霄。李灵芝只得又唱了一首:请把我的歌,带回你的家,请把你的微笑留下……

该王敏之说话了,他站起来,好久没有出声。大家都看着他,教室里很静很静。

“同学们,我……实在舍不得大家……”王敏之哽住了,说不下去,教室里有了啜泣的声音。

“王老师,没有您的教诲,我唐兵——”唐兵站起来,泪水一涌而出,身子随即一软,伏倒在课桌上。

“王老师,那天晚上,冰天雪地,您送我去医院,滑倒在冬水田里,一身湿透了,结果,你冻病了……”又一个同学站起来深情地说。学生们回想起几年来,王老师的种种恩情,都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“同学们,你们怎么了?今天是高兴的日子,来,我们大家一起唱歌。”王敏之发了音,挥舞着有力的臂膀打着拍子,昂扬激越的歌声飞出教室,冲上云天。

刘承租带中专考生在县一中参加考试,学校里的组考工作由王松负责。王松将仇学军、赵明东、向建标几个毕业班老师找到房里说,如果不想点办法,考试结果只怕同101班差一大截,到时王敏之占尽风头,你们则颜面扫地。大家请教有何锦囊妙计。王松说,学生凑一笔钱,由学校统一支配,一部分作为牌局活动经费,搞定教委巡视员和考点主任,一部分送给监考老师,蒙住监考老师的眼睛,堵住他

们的嘴巴。本校的副保密员,从考场收回余卷时,截留一份试卷交给负责做题的老师。做题老师迅速做好答案,交给其他人誊抄数十份,传送到教室里。大家一听,举双手赞成。王松调兵遣将,做了周密的部署,并反复交代,不能让王敏之听到一点风声。

李灵芝要到外地监考,临走前在王敏之房里坐了一会,虽然没说多少话,难舍的依恋却从彼此的眼神里流露出来。兰花开得正艳,满屋馨香。王敏之摘下一朵送给李灵芝。李灵芝接过花嗅着,眼睛望着王敏之,有点痴痴的。

李灵芝走后,王敏之将参加中专考试的学生召到房里,反复交待注意事项后,才让学生散去。郑娟秀落在最后面,磨磨蹭蹭的,一步一回头。王敏之叫住她,默默地注视了好一会儿说:“娟秀,集中精力考试。”郑娟秀点了点头出去了。王敏之看到桌面上有个叠成麦穗状的纸条,展开来看,上面写着:“心里爱着你,梦里唤着你,今生今世牵挂你。”虽然是句歌词,王敏之却感到纸条格外沉重……

(139)(未完待续)